



场域理论视域下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的 异化及消解路径

赵中华¹,李宇安²

(1.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641;2.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广州 510320)

摘要: 移动短视频已融入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大量青年以短视频创作者的身份进行青年短视频内容生产活动,赋予了短视频“年轻化”“时代化”的生活图景。青年短视频作为青年展现自我形象、构建文化圈层的重要场所,在资本市场下异化为脱离其本质的对抗性力量,主要表现为数字美颜下的自我沉溺、高度同质化的沉迷狂欢、技术化身体与隐私曝光、虚假摆拍之风盛行。以场域理论为视角,透视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的异化,发现其主要动因是场域自主性缺乏加剧青年短视频秩序失衡、资本争夺诱发青年短视频内容失实和惯习制约造成青年短视频策略失调。基于此,应明确责任,确保短视频场域有序运行;规制资本,重建短视频场域良好秩序;重塑惯习,培养青年创作者数字素养,以优化短视频场域,从而形成风清气正的短视频生态空间。

关键词: 场域理论;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5) 04-0227-09

Alienation and dissolution path of short video content production of youth groups from the field theory perspective

ZHAO Zhonghua¹, LI Yu'an²

(1.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Mobile short videos have become an intergral part of the daily life of the public, and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are engaged in short video content production activities as short video creators, giving short videos a "youthful" and "modernized" life picture. A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young people to show their self-image and build cultural circles, youth short videos have been alienated into a confrontational force that is detached from its essence in the capital market, mainly manifested in self-indulgence under digital beauty, highly homogenized obsessive revelry, technologically exposed bodies and privacy, and the prevalence of false posing. Taking the field theory as a perspective, the alienation of short video content production among youth groups is found to be mainly motivated by the lack of field autonomy that exacerbates the order imbalance of youth short videos, capital competition that induces inaccurate content of youth short videos, and inertia constraints that result in the dysfunctional strategies of youth short videos. Based on this, the short video field should be optimized by clarifying responsibilities to ensure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short video field, regulating capital to rebuild a good order in the short video field, and reshaping habits to cultivate digital literacy among young creators, so as to form a

收稿日期:2024-07-08 网络出版日期:2024-10-24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2CZX001)

作者简介:赵中华(1995—),男,河北张家口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研究。

clear and positive short video ecological space.

Key words: field theory; youth groups; short videos; content production; risk governance

自2016年以来,短视频以前所未有之态势迅速改写了数字媒介版图,并逐步渗透至人类生活、娱乐以及工作的各个方面。短视频在传递信息、展示人间百态的同时,也重塑着人类的思维感知模式^[1],为广大用户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凭借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多样化和丰富性,短视频使得用户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自我与分享生活,也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播和文化的多元交流。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53亿人,同比增长4145万人^[2]。青年群体作为短视频场域内的重要创作者,在追求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过程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自我价值的真实认知,这不仅对青年群体的成长和心理健康造成影响,还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如发布和传播虚假信息、隐私泄露等,影响社会秩序。

现阶段,学界围绕青年短视频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是从城乡关系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如徐冠群等^[3]采用数字民族志的调查路径,研究发现短视频实践成为返乡青年建构新身份、实现新认同的工具,实现了乡村的可见性生产与“地方再造”。陈瑞华^[4]通过对《今日头条》中涉及“三农”题材短视频的分析,发现农村青年借助短视频,试图弥合空间流动与身份之间的张力,并以“新农人”的主体性身份与认同,去积极构建城乡之间的互动性。二是从青年亚文化视角展开的研究。滕国鹏等^[5]对抖音中“丧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丧文化”对青年存在自我调整 and 适应功能,提出从学校和国家政策的因势利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和技术赋能三个方面引导青年。罗红杰^[6]通过对弹幕文化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弹幕文化容易使青年陷入主流价值缺场或缺位的“绝对自由幻象”之境,但也具有积极的建构功能,能够成为传播正能量、言说好声音的叙事介质。三是侧重于研究青年短视频的消费文化。周宣辰等^[7]探讨了青年短视频消费的逻辑特征及文化反思,认为短视频内容生产的商业化取向加速了虚拟化影像景观的形成,进一步削弱了青年消费者的主体性。蒋淑媛等^[8]指出小镇青年在短视频中展示出差异化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不仅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也有效带动了文化消费,但随

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深入,有必要警惕经济资本对于小镇青年文化偏好的绑架和文化消费能力的制约。综上所述,学界现有研究主要从不同视角透视青年短视频的发展现状,但剖析青年短视频内容生产异化及其成因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探讨短视频平台中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异化及其表征,并解析其背后的成因,以期优化短视频的生态空间。

一、场域理论下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异化

场域理论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场域”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物理学界提出的“电磁场”概念。20世纪后,美籍华裔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等人将其引入人文社会学领域研究,场域从单纯的物理概念逐步向社会学概念演变。

(一)场域理论的基本内涵

场域理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其著作《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中提出的,用于考察主体实践逻辑。该理论围绕行动者的实践活动进行阐释,其中,“场域”(field)、“资本”(capitals)和“惯习”(habitus)是场域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实践=[(惯习)×(资本)]+场域”^[9]的公式,表明实践是由资本、惯习与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三者的互动构成了行动者的实践,形成了该理论工具的分析维度。对于场域的理解,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空间中存在各种场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0]133-134}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是一个关系网络系统,这个系统既可以是物理空间,也可以是虚拟的意象空间。每一个关系系统都可以形成一个特定场域,其中有着特定的运行法则,并且与其他场域存在密切联系,不存在完全孤立与封闭的场域。

资本作为场域的重要内容,是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占有社会资源的权力形式,主要包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四种类型。同时,资本又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一是累积性。行动者在短时间内无法快速获取资本,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并通过采取某形式的劳动逐步积累资本。二是转换性。不同类型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实现彼此间的转化,但由于每种资本的生成逻辑以及运行

逻辑存在差异,所以不同类型的资本并不能够完全转换。三是生成性。行动者对资本占有形式的多寡,可以把持或操控特定的场域关系,从中获得社会物质利益或间接社会能量,并将这种优势向后代传递^[11]。

场域形塑行动者的惯习,行动者的惯习又体现着场域。布尔迪厄认为:“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10]170} 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内从事实践活动而形成的观点及经验的总和,体现了行动者一定的“生存心态”,不仅表现在内化的主观精神世界,也体现在外化的客观实践活动中,映射着客观的社会结构,并以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支配行动者的行为。“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出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10]172} 惯习作为行动者的实践性产物,不仅体现在当下的实践行为中,也蕴含着未来实践的发展趋势。同时,惯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惯习也会被逐步发生改变,甚至被重塑。

(二)场域理论下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异化

基于场域理论对短视频进行解码,可将短视频视为一个由各种位置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特殊集合或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即短视频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存在视频创作者、用户和平台方等“行动者”,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结构化、系统化的主客体关系,构成了短视频场域的基础。场域内的行动者为了有限的资源而展开各类竞争。短视频场域内,各方行动者同样进行着激烈的资本争夺和积累。青年创作者是短视频场域的重要群体,通过实践活动对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经济资本等进行索取和争夺,并以短视频为呈现形式,从而获取更多的用户关注与流量支持。例如,青年学生随拍的短视频迅速爆红,获得了大量的点赞、评论、转发和粉丝,赋予了青年参与短视频内容生产的话语权基础。

惯习引导实践,是场域内行动者实践逻辑的直接体现。在短视频场域中,惯习是指青年创作者所形成的一系列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青年创作者在短视频场域中通过观察、拍摄、剪辑及评论等方式不断适应场域内固有的惯习,并在该场域参与资本竞争,生产与该场域相匹配的符码以获取资本,而资本的占有多寡决定着青年创作者在短视频场域的位置。在此过程中,青年创作者所形成的惯习也随着短视频场域的结构变动而变动,并重塑着青年创作者固有的性情倾向系统,进一步影响短视频的生产实践。

二、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异化的现实表征

短视频赋予“青年群体在狂欢中表达自我、实现身份认同的建构”^[12],是青年群体展示自我、交流思想的平台。短视频作为媒介场域的一个子域,汇聚了多元化的社会成员,包括创作者、用户、平台运营者以及背后的资本力量。然而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现象,短视频场域逐步成为各类青年亚文化聚类与传播的渠道,不仅扭曲误导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而且不利于短视频场域的良好生态构建。

(一)数字美颜下的自我沉溺

场域是由各种位置之间所存在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行动者是“资本的承载者”,他们“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在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使其“积极踊跃地行事”^{[10]149}。美颜技术作为一种图像处理手段,其目的是改善照片或视频中人物的外貌,包括皮肤磨皮、去除瑕疵、调整肤色、增加光泽等修饰操作,是短视频拍摄的重要辅助工具,在青年群体中广受欢迎,使其能够“重返十八岁”。然而,当这种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短视频领域时,它便涉及复杂的社会互动与权力关系。

在短视频场域,流量和关注是重要的符号资本,不同行动者通过美颜技术获取流量和关注,实质是一种资本积累的过程。行动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和关注,可能会放弃自己的真实面貌和个性特点,转而追求一种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外貌形象。青年创作者在短视频场域为了脱颖而出,以获取更多的资本,可能会沉溺美颜技术为短视频赋能,这种沉溺并非对技术的简单依赖,更是对场域中规则和逻辑的妥协。青年创作者通过美颜技术来塑造理想的外貌形象,以迎合受众的审美期待,从而获取更多的关注和流量。但对美颜技术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青年创作者主体性的丧失。简单来说,青年创作者依赖美颜技术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断沉溺于“磨皮、瘦脸、高鼻、长腿”打造的美好展演空间,忽视了真实自我和个性表达的重要性,从而丢失了本我。青年创作者过度依赖美颜技术,使得原本真实、自然的外貌变得失真、虚假,导致其陷入一种虚假的自我认同。内容质量是短视频的生命力。当美颜成为获取流量的关键手段时,青年创作者为了使其自身能够在相应的资本竞争活动中占据有利位置,可能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如何运用美颜技术来提升视频效果上,而忽视了短视频内容的创新和质量的提升。这种倾向

不仅削弱了短视频的艺术性和独特性,更使美颜塑造造成一个自我展演的空间,进一步加剧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二)高度同质化的沉迷狂欢

短视频场域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具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和规则。在这个空间内,各方行动者(包括创作者、平台和用户等)通过互动和竞争来争夺资源和地位。由于短视频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创作者为了迅速获得关注和流量,不得不遵循场域内的规则和期望,倾向于模仿流行的短视频风格和形式,从而生产出高度同质化的视频。基于短视频场域的运行逻辑,平台方为视频创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固定模板,模板的使用大大降低了青年创作者的创作难度。囿于当前算法技术,模板设计还无法实现无监督学习、自我进化,在模板被使用到一定的程度、规模后,同质化问题必然产生^[13]。短视频场域中,资本主要涉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青年创作者们为了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往往追求播放量、评论数和流量等表面指标,而忽视了短视频内容的质量和创新性。平台则通过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将相似的短视频内容推送给用户,为用户翻拍热门同类视频大肆筹赏,进一步加剧了短视频内容的同质化。在资本与技术的共谋下,青年创作者和受众逐渐形成了较为相似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青年创作者倾向于模仿流行的短视频风格和形式,而受众则更容易被这些同质化的内容所吸引,不断重塑着其固有的性情倾向系统。

青年创作者和受众在资本与技术的共谋下打造出一种沉迷、模仿和狂欢的短视频图景。当受众在短视频平台上长时间接触到高度相似的内容时,易产生审美疲劳,降低审美体验。受众沉迷于这种重复的消费模式中,难以接触到更多元化和创新性的内容。这种沉迷和审美疲劳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消极的循环,使得受众和创作者都陷入了一种难以突破的同质化怪圈。例如,2024年3月,“妈妈寄给大学生的特产被舍友哄抢”短视频爆火,最初是由抖音用户@巩海鹏创作的。在画面中,大学生一个人在镜头前吃菠萝,并说道“妈妈你给我寄的家乡特产菠萝,舍友都不喜欢吃”。话音未落,他的舍友纷纷从床上跳下、从上铺倒立探头和从旁边跑过来吃掉他的菠萝,这一搞怪的情景得到了网友们的喜欢,收获了572万点赞和411万转发。于是,青年创作者纷纷以此进行翻拍,食物也从菠萝扩展到烤鸡、红薯、苦瓜、折耳根、中药等等,不断走向离谱和夸张之

路。抖音还因此开设了“饕餮室友拒绝了你的摆拍”话题,使得青年创作者更倾向于创作相似的短视频内容,从而加剧了短视频同质化现象。受众在充斥大量同质化视频的感官刺激中迷失自我,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审美疲劳会不断累积,从而陷入审美疲倦的困境,成为“沙发土豆”。

(三)技术化身体与隐私曝光

实践过程中持久潜在的行为倾向系统则为惯习,是人类实践深层的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它存在于实践者身体和行为之中,对实践的一种前认知把握构成所谓的“实践感”^[14]。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渗透,改变了个体的沟通交流方式。与互联网相伴而生的“网生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如何使用社交媒体以表达自己和联系他人,如定期更新状态、分享视频等,他们逐渐形成了某些行为习惯和生活模式,深层次地影响着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意识和行为策略。短视频平台上的身体展示现象可以被视为个体在特定场域中为了积累资本而进行的一种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惯习推动他们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方式,以此来积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种惯习使得个体的身体不自觉地遵循着技术的要求和规范,仿佛被技术所“掌控”。例如,青年创作者通过分享自己的生活片段,包括上下班的日常、旅行的经历、使用的化妆品、喜欢的游戏等,并以此在社会交往中获得认可和地位。然而,隐私曝光的风险可能被这种身体的视觉化展示和符号化存在所遮蔽。为了吸引用户并获得更多的认可(点赞、评论、分享等),青年创作者可能不断展示更多私人生活内容。青年创作者在通过展示外貌、才艺或日常生活,将私人信息变为公共消费品的过程中,可能无意识地过度分享个人信息,导致隐私信息的泄露。身体不再藏私,曾经的“私”不过是对外开放的数据资料,“身体隐私”变得日益“稀薄”^[15],个人隐私成为他人窥视的对象。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和用户之间的互动可能加剧这一问题,使得原本私密的信息被广泛复制和传播。

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10]172}。作为结构产物的惯习,“它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16]这意味着在短视频场域中,青年群体的行为不仅受到既有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在不断地再生产和改变社会结构。拍摄短视频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表达的方式,更是一种“社交货币”,青年群

体通过点赞、评论和分享来进行社交互动。这种行为不断生成新的社交实践,即身体在技术框架下的自我规训。青年群体的工作和生活遭受技术的摆布,通过身体的视觉化展示来建立和维护社会联系,不断形成对数字化形象的过度依赖,成为技术化的身体。例如,抖音的“密友”功能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更为私密的社交渠道。青年创作者可以通过设置“密友”,将与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较为私密的片段分享给特定的人,这种方式满足了用户在社交中对于特定关系的深度互动需求。“密友”之间能够看到彼此发布的私密视频、进行点赞和评论,这种互动信息的专属可见性,使得“密友”关系更加紧密,为用户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公开社交的独特社交体验。拍摄短视频并分享给“密友”成为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它反映了青年群体在数字时代不断寻求新的社交实践。青年创作者在“密友时刻”中展示的工作生活片段,是身体在数字空间的呈现,而这种呈现往往受到技术规则和社交需求的双重影响。一方面,青年创作者为了获得“密友”的关注和互动,可能会更加注重身体的外在形象展示,而忽视了人本身的内在情感。基于社交平台的“数字凝视”中,个体实现对自我数据身体的规训与改造^[17]。由此可见,青年创作者在短视频的“全景监狱”中,被算法规训后不断生产身体数据,进行身体展演。另一方面,青年创作者对于“密友”功能的信任,可能基于对平台的过度依赖,而忽视了个人隐私保护的复杂性。随着数据的不断量化和流动,即使是在看似私密的“密友”空间中,也不能完全排除身体信息在公共领域意外流动的风险。例如,黑客攻击、平台数据泄露等情况都可能导致原本私密的内容曝光,从而使一些青年创作者“衣不蔽体”地将自我展现在他人眼前,毫不自知地满足他人的隐私窥探。

(四) 虚假摆拍之风盛行

短视频由于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且覆盖的用户群体庞大,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青年群体在短视频平台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美好生活”。但是,在视频平台的运作中,流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各方都在争夺和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来增加平台流量。这种以流量为导向的价值逻辑容易导致短视频成为虚假信息滋生的“温床”。也就是说,那些制作精良、内容真实的视频可能因为缺乏瞬间吸引力而被边缘化,而那些制作粗糙、但能够迅速激发用户好奇心的虚假短视频则得以流行,造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符号资本是一种受到社会认可的,能够长期积累的荣誉、声名、精神、特殊性等以符号化方式存在的稀缺性资源。”^[18]短视频场域内,虚假信息往往通过制造轰动效应、引发争议或满足猎奇心理,迅速“走红”,从而在较短时间里积累符号资本。青年创作者对符号资本充满着期待与想象,为了获取更多的符号利润,往往不惜牺牲内容的真实性和社会责任,铤而走险地发布猛蹭热点散播谣言、剧本摆拍秀敛财、兼职刷单引流诈骗等虚假短视频。由于巨大的播放量、点赞量、评论量等流量为青年创作者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青年创作者能够凭借短视频的流量进行提现,获得物质财富和经济资源的积累,即经济资本。

青年群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处于形成和发展时期,缺乏足够的媒介素养和辨别能力,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往往具有盲目性和非理智性。在符号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双重诱导下,一些青年创作者因此发布虚假短视频,加剧了虚假短视频的盛行,造成青年短视频的内容异化。例如,在大学生救助癌症流浪“千百意老爷爷”事件中,三名大学生给老爷爷送饭,细心照顾老爷爷,还为他筹集到4万多元的善款。该视频不断发酵,网友们纷纷感动而点赞,甚至一些官方媒体在短视频平台也报道该事件。但后来被警方通报为虚假摆拍,称“这位爷爷曾经有13年服刑记录,实际并没有癌症,与哥哥共同居住生活”;网友评论称“史诗级反转,剧情之跌宕起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弱势群体的视频屡见不鲜,但其中有大量视频是虚假摆拍的。创作者通过利用弱势群体的故事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博取同情,实际上是利用用户的情感反应来积累符号资本。用户内心充满着同情心和正义感,真情实感地在短视频场域中释放关怀与同情。然而,当这种同情被有意识地用作获取流量和关注的手段时,用户的真情实感就被转化为了符号资本的一部分,而用户却不自知地成了贡献流量的工具人。

三、场域理论视域下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异化的成因

基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异化的现象进行深层次剖析,发现其成因体现在场域自主性缺乏加剧青年短视频秩序失衡、资本争夺诱发青年短视频内容失实、惯习制约造成青年短视频策略失调三个方面。

(一)场域自主性缺乏加剧青年短视频秩序失衡

布尔迪厄指出,随着场域的建构,各个场域有自主化的倾向。一个场域越是自主化,这个场域的语言越具有规范性和科学性^[19]。短视频场域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能够独自、自主维持短视频生态的正常秩序。然而,由于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短视频场域的自主性逐渐消退,导致了一些青年创作者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使用色情、暴力等低俗内容作为创作手段。短视频平台的低门槛使得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生产者,这种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短视频内容的质量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统一的规范和标准。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是由资本的质量和数量的分布来界定的,依其资本的类型和总量,存在着支配和服从之分。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在短视频场域中,不同位置的行动者有着不同的策略^[20]。处于支配地位的平台和头部青年创作者,在缺乏自主性的情况下,可能会倾向于采取保守性策略来维护现有的力量格局,更倾向于利用现有优势维护现状,通过算法操控、内容垄断等手段巩固其地位。例如,短视频平台为了提高用户停留时间和活跃度,倾向于推荐能够迅速吸引用户注意的内容,而色情、暴力等刺激性内容往往更容易获得用户的点击和观看,这种推荐机制可能会导致低俗内容的过度曝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场域的自主性和规范性。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创作者(如新进入的青年创作者)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更少的自主空间,难以通过创新内容获得关注,只能选择模仿或迎合主流趋势,由此导致短视频内容的同质化和僵化,限制了场域的发展活力。为了接近支配地位,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创作者甚至可能会采取不正当的策略,进一步加剧了场域内的秩序失衡。短视频场域自主性缺乏可能导致这种关系固化,使得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能够维护现有的秩序,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行动者难以采取有效的颠覆性策略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容易受到短视频内容的干预,受外界影响,短视频场域内的自主性受到冲击,致使青年创作者不能有效地自我规范和提升短视频内容质量,青年受众可能会被低俗内容所包围,不仅不利于形成正确的道德判断和审美取向,也可能诱导其他青年受众接受并模仿低俗内容,形成新的青年创作者,进而生产更多低俗化的视频内容,以获得更多的曝光和关注。长此以往,短视频内容创作逐渐走向同质化、低俗化道路,丧失了多样性和创新性,进一步加剧了短视频场域秩序的

失衡,形成了“内容低俗化—受众受影响—创作者低俗化”的负面循环。

(二)资本争夺诱发青年短视频内容失实

场域是为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当资源成为斗争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作用时,就成为一种资本形式^[21]。资本是各方主体争夺的焦点,无序的资本竞争加剧了场域内的冲突性。各种类型的资本转化为符号资本的过程,是各种资本在象征化实践中被赋予象征性结构的过程,也是进行资本的合法化和权力分配的过程^[22]。短视频平台作为一个特定的场域,其内部充满了各种形式的资本争夺,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这些资本的争夺不仅影响了短视频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还可能导致失真现象的出现。短视频场域中,文化资本体现为创作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审美能力,这些资本使得他们在内容创作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合法性。然而,在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文化资本可能难以维持创作者的权力和影响力。年轻一代的受众更关注新颖的、非传统的和更具互动性的内容,这导致青年创作者必须调整其内容策略以适应新的文化趋势。在此背景下,青年创作者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可能会采取夸张、戏剧化或情感化的手法,从而造成短视频内容的失实。场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争夺的对象不仅包括资本的垄断权,还包括场域规则的制定权^[23]。拥有场域规则制定权的一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来制定规则,从而影响整个场域的发展方向。在短视频场域中,平台往往拥有较大的规则制定权。一些平台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可能会放松对短视频内容的审核标准,或者鼓励一些具有争议性和虚假性的内容发布,以吸引更多的受众和流量,这为失实内容的泛滥提供了土壤。

青年创作者往往希望通过创作短视频获得经济回报,而平台“流量至上”的价值逻辑使得社会责任在短视频这一场域中被消解。一些青年创作者为了追求经济资本,往往不惜牺牲内容的真实性和深度,通过制造热点、制造话题、炒作等方式来吸引受众。这种对经济资本的追求可能导致短视频内容的表面化和低俗化,甚至出现误导受众和传播错误信息的情况。甚至青年创作者通过身体展示等来吸引关注、点赞和评论,从而积累符号资本。这种符号资本的积累提升了其在虚拟空间中的可见度和影响力,但基于视觉展示的符号资本可能会削弱青年创作者对于真实社会关系的投入和维护,而更多地关注于

虚拟空间中的互动和反馈。同时,青年创作者为了获取更多虚拟空间中的关注和认可,通过精心设计的符号(如标题、语言、画面、音效等),过度美化或修饰视频内容,构建起看似真实、实则扭曲的虚拟世界。此时符号资本的争夺演变为符号暴力,不断建立与强化青年短视频的观点。这种符号暴力的使用消解了受众对真实性的辨识能力,导致受众难以区分真实与虚构,并以一种微妙而难以察觉的权力形式,让受众自发加入已有资本场域争夺的实践游戏。

(三) 惯习制约造成青年短视频策略失调

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受到了短视频场域惯习的冲击,成为其产生异化的内部主观因素。惯习作为“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10]170},是由社会加以组织和建构的,深刻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惯习的倾向性使得行动者会根据经验图示和资源结构选择可行的方式进行实践^[24]。创作者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固定的创作惯习,这种惯习使得创作者在创作新内容时,不自觉地重复以往的模式和风格。例如,一个习惯于传统叙事方式的青年创作者可能会在短视频内容创作中不断重现类似的情节和角色设定,这种同质化导致短视频内容缺乏创新和多样性,使得用户在观看过程中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和厌倦感。随着短视频市场的不断发展,新的技术和表现形式不断涌现,如果创作者被惯习所束缚,就难以适应场域的变化,从而导致短视频策略失调。例如,当VR、AR等新技术出现时,由于惯习的制约作用,青年创作者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创作策略,可能更习惯于使用特定的拍摄手法或剪辑软件,这在无形中束缚了青年创作者尝试新的表达方式。

青年创作者的惯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短视频场域形塑的。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内容审核政策、用户互动机制等构成了青年创作者活动的场域。这些规则和机制对青年创作者的行为产生约束和引导作用,青年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市场趋势和平台规则的影响。短视频的高速流量让更多的用户能够看到和关注到青年创作者的作品,这不仅能够提升青年创作者的知名度,也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利益。面对更大的展示的空间与成名的想象,青年主体自我展演的需求被激发出来,但绝大多数青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传媒教育^[25]。因此,当青年创作者的性情倾向与短视频场域的现实境遇相遇时,会选择最有利于自身表达和资本积累的方式进行内容创作。这种选择可能导致短视频内容生产的异化,即为了符合平台的推荐算法和用户的偏好,青

年创作者不断追求热点和流行元素,追求更高的点击量和关注度。久而久之,在这种惯习的引导下,短视频内容逐渐偏离其原有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失去深度和真实性,变得商业化和表面化。

四、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异化的消解路径

青年创作者的高质量创作内容关乎短视频生态的良好发展。基于场域理论框架,对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异化的现实表征和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异化现象的出现与外部社会环境和短视频场域之间的复杂互动密切相关。因此,需要进一步防范和规制青年群体短视频内容生产的异化,通过明确责任、规制资本、重塑惯习等方式,规范青年短视频的创作与运营,推动青年短视频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 明确责任,确保短视频场域有序运行

布尔迪厄强调场域的自主性,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10]134}。短视频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社会化空间,具有自身的运行法则,在客观世界保持着自身的自主性。

一方面,优化短视频平台审核机制。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制定更加严格的短视频内容规范,加强短视频内容审核和监管,对短视频违规内容进行及时的清理和处罚,保护用户免受不良信息的侵害,以提升整个场域的自主性和规范性。例如,通过扩大人工审核队伍建设、组建内容审查委员会等方式,提高平台对短视频内容质量的把关。设置注册“关卡”,引导用户填写短视频生态责任书,落实“实名制”,压实责任防线,从而进一步提升短视频的内容质量。同时,加大对短视频头部账号的密切跟踪。头部账号粉丝量大,影响力广,需要平台进一步强化对头部账号的监管。例如,对账号主体内容进行重点把关,并根据短视频内容情况对适宜的用户精准推送,增强短视频内容的针对性,并强化责任管理,一旦发现问题,立马给予警告或封禁账号处理,加大试错成本,实现杀鸡儆猴的效果。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短视频的“公益算法”。“公益算法”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以公共性算法制度为保障,追求公共利益和理性治理,具有透明性、公开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算法模式。算法是短视频场域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资

本逻辑的支配下,短视频平台以逐利为目的,通过算法根据用户的个人偏向对其进行内容推介。究其本质,算法加持下的短视频平台推介已经与社会人文道德有一定程度的背离,脱离了社会的本位价值观。因此,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急需重视短视频平台的公共属性,推行“公益算法”。具体来说,短视频平台应秉承盲目的利益思维,提高短视频智能监控技术,实现智能与人工的优势互补。算法和审核机制应以尊重内容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为原则,通过制定公平、透明的规则,确保青年创作者能够在遵守基本规则的前提下自由地创作和分享内容,在青年创作者和平台的共同努力下,构建健康、有序的短视频生态。同时,平台也可以通过算法优化,向用户推荐更多高质量、有教育意义和创新性的内容,避免短视频过度集中在某些热门领域,导致内容同质化,引导青年创作者和用户的关注点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 规制资本,重建短视频场域良好秩序

“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10]135-136} 短视频场域涉及多方主体,各方主体为了抢占资本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网络结构,从而造成了短视频场域规则的失序,同质化、虚假化层出不穷,弱化了事实本来的样貌,引致资源分配不均与恶性经济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用户的体验,也破坏了短视频生态的健康发展。面对资本发展带来的问题,立法规制成为必要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26] 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始终是互联网生态治理的根本遵循。一方面,应正视短视频场域的治理难题,启动视频内容的专门立法,以行之有效的惩戒机制,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网络生态建设,并出台了《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文件,引导短视频的健康成长。但就短视频的发展现状而言,短视频的内容质量问题频出,且短视频新形态持续增长,现有的文件无法适应网络快速发展的趋势,网络立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需要加快法律法规的动态化监管,进一步理清概念性表述,明确实施细节及惩戒标准,并进行动态化调整,形成长效震慑的效果,以法律的硬约束保障短视频秩序的日常治理,打造风清气正的短视频生态空间。

另一方面,构建协同体系,加强对资本的引导和管理。短视频场域良好秩序构建的核心立足点在于平衡政府、市场和创作者的关系,需要在保障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强化自律意识,推动网络生态的健康良性发展。政府以法律约束规范市场秩序,对资本至上的数字文化强烈批判,对数字技术价值指向“负效应”予以正确引导和规训,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传播真实有益内容的短视频创作者和平台给予资金扶持和奖励,引导青年创作者关注社会热点、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促进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转化。限制资本过度集中和滥用,规范资本在短视频场域中的运作,防止其无序扩张和恶性竞争,促进多元资本健康发展。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由网信办、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版权局等多部门协同,形成对短视频平台的全方位监管体系。鼓励创作者通过知识分享、技能展示等更加健康的方式积累符号资本,避免过度依赖外貌、感官刺激等美化视频内容,摒弃“流量至上”的价值取向,推动短视频行业真实和谐的发展。

(三) 重塑惯习,培养青年创作者数字素养

惯习是一种结构化的结构,是创作者在短视频场域中实践的逻辑和动力原则。惯习不仅影响着创作者的创作质量和效率,更在深层次上决定了短视频的内容和风格,进而影响着整个短视频场域的生态和发展。惯习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和新的经验进行调整和重塑。一方面,重塑青年创作者的惯习。作为短视频场域中的行动者,青年创作者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性实践来重塑惯习。当青年创作者意识到当前短视频场域的现实境遇与创作者的性情倾向发生冲突时,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主动调整和优化自己的创作策略,从而打破旧有的惯习,创作出既符合受众兴趣又能突出个性的内容。青年创作者也可以积极寻求与其他创作者、受众和平台的互动与合作,通过开放和交流创作高质量的短视频,推动场域内惯习的重塑。

另一方面,加快构建数字素养教育体系。青年创作者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需要具备较高水平的网络素养,对数字技术有一定的认知、解读、批判和利用能力。数字素养的提高,可以进一步提升主体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意识,引导技术主体正确认识并使用技术。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蕴含着丰富的创作力,能够赋予短视频场域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学校、短视频平台、社团组织等应加大对青年创作者的扶持力度,通过举办论坛或专题讲座、

技术培训、流量扶持等多种方式,鼓励青年创作者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创作方法,培养青年创作者的创作力和批判性思维,引导青年创作者在短视频场域中坚守底线,独立不盲从,避免被虚假的不良信息所误导。同时,青年创作者也应积极参与到短视频平台的社区建设和规则制定中,如可以通过反馈和建议,参与到短视频平台政策的讨论和改进中,不断促进短视频场域的健康发展。

五、结 语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媒介,已成为青年群体表达自我、建构形象的数字化空间。青年群体在短视频创作过程中,受资本逻辑的影响,青年短视频内容逐步背离青年创作者的初心,出现一系列伦理失范现象。重构短视频新场域,促进短视频符号体系和表达方式的再生产,引导资本良性有序竞争迫在眉睫。青年创作者要发挥创作优势,以真实性为创作基础,坚守道德立场,从而打破“流量至上”畸形竞争格局。用户应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建构短视频生态场域,提高短视频整体的发展。平台应优化推荐算法,引导资本合理流向高质量、有价值的内容创作。伴随网络技术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青年短视频内容的现实样态必然会随之变化。未来需采用动态化的治理方式来应对青年短视频的嬗变样态,尤其是尝试搭建青年、媒介平台、政府、社会等多方联动机制,建构青年短视频的生态共同体,进一步优化短视频的生态场域,鼓励青年创造更多优质的短视频内容,引导青年做主旋律的传播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发挥青年力量,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 [1] 张书端. 由电影到短视频:数字时代知觉后勤的重建[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3(2): 86-92.
-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4-03-22)[2024-09-11]. <https://www.cnnic.cn/n4/2024/0322/c88-10964.html>.
- [3] 徐冠群,朱珊. 返乡青年短视频媒介实践考察[J]. 云南社会科学, 2023(3): 177-186.
- [4] 陈瑞华. “地方再造”:农村青年媒介行为的文化隐喻[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2): 94-101.
- [5] 滕国鹏,林雪婷. 青年抖音使用中“丧文化”的流行和引导分析[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0, 39(4): 87-93.
- [6] 罗红杰. 弹幕文化的生成逻辑、表意实践与正向建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38(6): 133-140.
- [7] 周宣辰,程倩. 视觉文化视域下青年短视频消费的文化反思[J]. 学习与实践, 2021(3): 118-124.
- [8] 蒋淑媛,罗嫔妮. 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演化及其逻辑[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11): 5-12.
- [9] 布尔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M]. 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169.
- [10] 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11] 杨红荃,艾杰. 农村职业教育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基于场域理论[J]. 职教论坛, 2023, 39(7): 120-128.
- [12] 尹金凤,蒋书慧. 网络短视频生产中乡镇青年的身份认同建构[J]. 新闻界, 2020(8): 67-73.
- [13] 秦艳. 短视频智能化生产的技术风险与规避[J]. 青年记者, 2022(18): 106-107.
- [14] Cushion C, Jones R.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Socialisation and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professional football [J]. 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 2014, 19(3): 276-298.
- [15] 范海潮. 身体隐私再认知:数字化时代隐私观念被忽视的维度[J]. 哲学动态, 2022(5): 91-100.
- [16] 布迪厄. 实践感[M]. 蒋梓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73-141.
- [17] 梁爽. 调节、驯顺却“更加鲜活”:运动媒介用户的场景化互动与身体缺席的想象[J]. 国际新闻界, 2023, 45(4): 91-115.
- [18] 王屯,闫广芬. 符号资本在大学社会评价中的作用探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0, 31(3): 22-28.
- [19] 胡凡刚,徐友波. 教育技术学场域的自主性、限度及超越[J]. 电化教育研究, 2008(5): 11-13.
- [20] 宫留记. 资本:社会实践工具布迪厄的资本理论[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236.
- [21] 斯沃茨.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 陶东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42.
- [22] 高宣扬. 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151.
- [23] 刘海龙. 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J]. 国际新闻界, 2005(2): 53-59.
- [24] Han J. Prioritizing agricultur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0, 12(1): 14-19.
- [25] 刘峰,严三九. 空间重构与自我呈现逻辑变化:青年短视频传播伦理失范动因探析[J]. 未来传播, 2024, 31(1): 60-66.
- [2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44.

(责任编辑:陈丽琼)